

# 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两伊战争爆发之根源

韩继伟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爆发在冷战时期、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是“二战”以来伤亡人数最多、损失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对交战双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伊交战的原因相当复杂,涉及到领土纠纷、宗教矛盾和民族仇恨,但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朗的泛伊斯兰主义双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则是两伊战争爆发的真正根源。

**关键词:**两伊战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文章编号:1009—0673(2010)03—0031—06

中图分类号:K373.6

文献标识码:A

## An Analysis on the ideological reason of Iran-Iraq War

HAN Ji-wei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

**Abstract:**The Iran-Iraq War that erupted in the cold war and had lasted for eight years is a local war that was the most casualties and loss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both side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eason of Iran-Iraq War is complex, which involves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religious contradictions and ethnic hatred, but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Iran's Islamic Universalism and Iraq's Arab Nationalism is the true root.

**Key Words:**Iran-Iraq War; universalism; nationalism

两伊战争,在伊朗被称为伊拉克入侵战争、神圣抗战或伊朗革命战争,又称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或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发生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场长达8年的边境战争。战争于1980年9月22日爆发,直至1988年7月18日才正式停火。关于两伊战争的起因,中外历史学家意见不尽一致,但纵观全局,交战双方之间的领土争端、宗教派系对立以及民族之间的历史纠葛等因素都只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基本因素,而萨达姆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双方意识形态

之间的冲突才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思想根源。

### 一、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也叫阿拉伯统一主义,或阿拉伯复兴主义,作为一种在第三世界语境中产生的意识形态,是指在阿拉伯民族心目之中,经年累月积淀下的强烈的阿拉伯共同意识以及该种思想意识在现代化条件之下政治化与现实化的体现,其核心思想是中东阿拉伯民族打破国家分隔,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再现古代阿拉伯帝国的辉煌。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2010—10—10

**作者简介:**韩继伟(1965—),男,山东济宁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世界史及中东国际关系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和社会思潮,其历史相当久远,最晚也要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sup>[1]</sup>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根源可上溯到 1400 年前,但是一般把 1904 年纳吉布·阿祖利发表的《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看作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其后它便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期,直到 1950 年代纳赛尔在埃及上台后它才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思想意识上讲,它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它既包含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又包含传统的宗教共同体观念,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和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一战后,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正式出现<sup>[2]</sup>并得到巩固和加强,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把泛阿拉伯主义现代化、组织化,成立了阿拉伯复兴党,把“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具有不朽的使命”作为党的口号,他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这种思想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中占有特殊地位,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中具有深远的影响”。<sup>[3]</sup>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复兴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源于泛阿拉伯主义本身。”

在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不断兴起的过程之中,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渐渐地从埃及转移到伊拉克,萨达姆加入复兴党后,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社会条件的发展对泛阿拉伯主义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并努力付诸实践。其观点如下:

1. 民族高于国家。这是复兴党创始人阿弗拉克最早提出的观点,是泛阿拉伯主义的理论基石。复兴党可以说是一个无国界或超国家政党,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人萨达姆也认为“各国自身利益和阿拉伯利益”这两个范畴,而“民族责任感高于一切个人或地区的利益”,“自私自利的地方主义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2. 复兴阿拉伯。基于古代阿拉伯的历史辉煌所产生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复兴这种辉煌的强烈渴望,是泛阿拉伯主义的重要内涵。萨达姆多次无比骄傲地说:“阿拉伯民族是一切先知的发源地和文明的摇篮。”“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阿拉伯民族这样为人类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心中只有人类的利益。”“当阿拉伯民族处于照耀全世界的时候,非阿拉伯民族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他提出,阿拉

伯民族应该复兴,应该重新成为人类文明的先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声明,我们的民族具有启示作用,因此,我们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平庸的民族。”<sup>[4]</sup>他认为阿拉伯民族经历了“衰弱和颓废”,“跌落到深渊”,但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拯救这个民族”。当前“它经历着一场复兴”,“在民族复兴的斗争中,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萨达姆自信地声称:“我们的民族有能力复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强大。”<sup>[5]</sup>

3. 阿拉伯统一。统一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观点。萨达姆对二战后阿拉伯民族分裂成 22 个国家的现状强烈不满,认为这是阿拉伯世界软弱无力的根源,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现在的阿拉伯民族这样分成 22 个部分、22 国家和 22 个政府。”萨达姆认为面对大国的干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阿拉伯民族统一则有力,分裂则衰弱。他说:“在当今世界上全集团对抗,超级大国对峙,好像鲨鱼在我们周围的海洋漫游,在这样的环境下,伊拉克(作为单独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享受的自由与它作为统一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所享受的自由很难相提并论。”

4. 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萨达姆在《民族宣言》中提出:“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不得使用武力,用和平手段解决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的冲突。”同时,与一切对阿拉伯国家友好的国家和平相处。

5. 阿拉伯国家一致对外。萨达姆认为,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高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在《民族宣言》中提出,阿拉伯国家不得允许任何非阿拉伯国家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当非阿拉伯国家侵略时,“阿拉伯国家应联合起来共同御敌”。

6. 经济合作与均贫富是阿拉伯统一的基石。萨达姆认为,阿拉伯国家间经济合作不发达和贫富悬殊是阿拉伯世界的悲剧。1980 年 3 月他在阿拉伯劳工大臣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基础和阿拉伯联盟,阿拉伯国家之间将建立友好的经济关系。……阿拉伯国家接受统一的民族经济原则。富有的阿拉伯国家将尽力支援那些不富裕的国家,避免那些国家转向外部势力而危害他们的独立和民族意志。”<sup>[6]</sup>

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曾激励着中东地区的政治精英,但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带有明显的

地区霸权主义色彩,是对原来意义上的泛阿拉伯主义的一种扭曲。

## 二、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即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叫大伊斯兰主义,是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流行于近现代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文化思潮。出生于伊朗西北部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是泛伊斯兰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其创立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宗旨是:以《古兰经》为伊斯兰民族的指南和向导,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团结起来,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足迹,摒弃教派、宗派、学说的分歧,团结一致,在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中间建立公正、安全和自由,并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民族、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政府,作为所有伊斯兰人民的主要领导核心,广泛实施伊斯兰教化,摆脱内部专制政权和外来殖民主义统治,恢复昔日的荣耀,让伊斯兰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伊斯兰民族的领土上。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推翻了统治伊朗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世俗的巴列维王朝,霍梅尼掌权,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即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sup>[7]</sup>而输出革命则构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与本质。这一政策的出笼,既植根于伊朗自身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传统,也蕴涵于普遍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和霍梅尼等人独特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是伊斯兰革命逻辑的一种必然产物。其中泛伊斯兰主义即伊斯兰普世主义则成为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理论的首要任务。<sup>[8]</sup>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霍梅尼强调伊斯兰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伊斯兰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而将伊斯兰的理念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模式输出至全世界,是宣扬伊斯兰教义的必要方法。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既无外国强权的支持,也非起于经济怨愤,而是由真主所驱动的。霍梅尼认为,伊朗革命是当代伊斯兰复兴的先驱,伊朗革命以及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的巩固,是力挽伊斯兰免于衰败、为全世界穆斯林带来荣耀的基石;也是当代伊斯兰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最理

想的伊斯兰国家模式是先知穆罕默德过去所建立的穆斯林社团即乌玛,是一种以宗教力量为主导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希望所有伊斯兰国家遵循伊朗的模式,建立伊斯兰政府,追求并实现伊斯兰的复兴和穆斯林乌玛的统一。也就是说革命胜利后的伊朗希望将自己的伊斯兰模式输出到所有伊斯兰国家,以取代其他穆斯林政权,使其推广为一种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奉行的普遍模式。

在霍梅尼看来,现行的世界秩序是不完善的,现存的国际关系是一个由美苏两国分割控制的国家体系,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东方的共产主义都是人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与神圣的伊斯兰相矛盾。现行的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这部分地因为: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老百姓。<sup>[9]</sup>按照霍梅尼的这种民粹主义观点,现行的国际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压迫者”的阵营,为首的是美国和苏联,另一个是“被压迫者”的阵营,主要是由伊斯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组成。被压迫者必须造反,必须利用他们的权力,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他们等待富人和压迫者恢复他们的权力,那将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已降下的天启已把解放被压迫者作为他们的目标,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应该团结起来,挺身而出,把压迫者从历史舞台上赶下去,因为世界属于真主,而被压迫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sup>[10]</sup>按霍梅尼的说法,救世主(即伊玛目,也叫马赫迪或万世教主)之所以在世界上实现公平和平等,是因为他能创立“上帝的世界政府”,而现在的伊朗就是这样的政府。霍梅尼认为伊朗作为唯一真正的伊斯兰非结盟国家,有义务承担起伊斯兰革命运动前锋的责任,并帮助穆斯林和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并认为宗教信仰是高于民族主义的。<sup>[11]</sup>“上帝的世界政府”负有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所以霍梅尼认为,伊朗和“僭权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作为“拯救者”民族,伊朗必须输出“伊斯兰革命”,不仅为最终建立“伊玛目马赫迪的世界政府”开辟道路,解放全人类,而且为保卫伊朗以对付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sup>[12]</sup>

总之,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本质上是在伊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激进的乌玛领导的一种政治反抗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具有伊

朗特色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up>[13]</sup>

### 三、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冲突

萨达姆的泛阿拉伯主义和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是造成两伊关系紧张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泛阿拉伯主义由阿拉伯民族主义所推崇,它主张在“民族”的旗帜下实现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他们不仅要统一现存的阿拉伯各国,而且还要解放他们认为应该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这其中就包括对伊朗利益攸关的伊朗胡齐斯坦省。泛阿拉伯主义者还试图使海湾阿拉伯化,舍其旧名“波斯湾”而改称为“阿拉伯湾”即是例证。胡齐斯坦省生产伊朗绝大部分的石油,海湾则是伊朗通向海外的最重要的水上航道,若它们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伊朗必将受制于人,显然,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对伊朗的安全和利益均构成直接威胁,这是伊朗所不能允许的。

纳赛尔之后,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担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纳赛尔和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间地方性和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变,或者说被等同于强调阿拉伯政治统一和摆脱外国控制、赢得独立的一种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正如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所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它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持久存在,是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它使个人依附于其民族,他认为复兴社会党号召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阿拉伯人民自由、统一意志的表达。萨达姆在 1979 年出任伊拉克总统后,俨然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居,而且他还把阿拉伯人与伊拉克的命运连在一起,发出豪言说:“阿拉伯人的荣耀来自伊拉克;在整个历史上,当伊拉克繁荣强大时,阿拉伯民族也繁荣强大。这就是我们要尽力使伊拉克强大、难以对付、有能力且发达的原因,也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增强伊拉克安全、光大伊拉克荣耀的原因。”因为伊拉克萨达姆有这样的思想认识,还因为他有称霸海湾的野心,所以在阿拉伯世界面临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威胁时他才会与之针锋相对,站在了与伊朗对抗的最前沿。

泛伊斯兰主义是在 19 世纪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腐朽统治的背景下产生的,它

认为穆斯林的团结是保障自己权利的最好武器。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最有影响的领袖和伊斯兰世界主义最杰出的代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就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的统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在他看来,穆斯林民族联合的范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显然,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二者间存在严重分歧:前者以宗教为纽带,后者以民族为中枢;前者的团结对象是同教不同族或同族的穆斯林,后者却对同教不同族的人带有强烈的排斥性;而且作为中东第一大民族的阿拉伯人,既是前者最重要的争取对象,又是后者的全部,显而易见,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削弱,相互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霍梅尼、萨达姆相继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上台,二者的竞争与冲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霍梅尼是一位坚定的伊斯兰世界主义者,霍梅尼本人更是视“民族主义”为洪水猛兽,他在 1980 年给麦加朝圣者的电文中,将民族主义说成“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分裂的祸根,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心里失常的外国人蓄意制造的阴谋”。<sup>[14]</sup>他宣称的伊斯兰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不管是伊朗民族主义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都被霍梅尼视为从西方传来的毒素,有害于伊斯兰社会的统一,他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泛伊斯兰主义的障碍。”<sup>[15]</sup>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排他面向,加上传统的阿拉伯与伊朗的对立,阻碍了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互动。<sup>[16]</sup>因此,波斯湾区域之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伊朗的潜在敌人,而伊斯兰因素则能使伊朗在波斯湾或穆斯林世界扮演领导者角色。因此,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伊朗在面对阿拉伯民族要素时,会运用伊斯兰因素作为团结的要素,<sup>[17]</sup>并以之作为穿透阿拉伯世界的工具。<sup>[18]</sup>霍梅尼明确主张,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有冲突。他指出,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追求阿拉伯主义,是在扭曲伊斯兰;伊斯兰试图追求在种族、肤色都无差异的原则下放弃国籍,而将全人类统一在一个社会。然而,以阿拉伯主义为基础的统治却违背了此原则。<sup>[19]</sup>基本上,伊朗强调以伊斯兰作为阿拉伯主义之因素,藉以铺陈其与阿拉伯世界之关系。他

说:“在讲不同语言——例如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穆斯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此类问题极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国家统一的人编造的……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但这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则是相悖的,他们的意图是要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霍梅尼对伊拉克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阿拉伯复兴党政权大加鞭策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世界主义思想还包括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强烈地反帝、反西方化和世俗化;通过向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等。在霍梅尼看来,大多数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而且带来了种种弊端,“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霍梅尼认为加强各地穆斯林的团结、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穆斯林最好的选择,这样的政府是教法学家领导的、政教合一的、宪政的民主政府,是取代阿拉伯各腐朽政权的最佳模式。为了达到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目的,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高举输出革命的大旗,认为什叶派伊斯兰教革命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号召各地穆斯林反抗现政府,建立和伊朗一样的伊斯兰政府。这种输出革命的做法造成了中东特别是海湾各国的动荡不安,重压之下,弱小的海湾君主国纷纷寻求外力来保全自己,一心要当阿拉伯领袖、同时也深受伊朗威胁的萨达姆自然就成了各君主国的一个依靠力量,面对霍梅尼的咄咄逼人之势,萨达姆进行了坚决回击。不同于霍梅尼的“政治、宗教一体论”,萨达姆口头上反对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以防止霍梅尼泛伊斯兰主义的蔓延,萨达姆在1980年9月废除阿尔及尔协定时说:“伊朗的统治阶级坚持用宗教煽动阿拉伯世界,以便使阿拉伯世界处于困境。宗教的祈祷是掩盖波斯种族主义的面目,必定会使阿拉伯民族恼怒。”<sup>[20]</sup>他还以强调伊斯兰教阿拉伯特性的方式来弱化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挑战:“我们正看到的事态发展不能让

我们相信,伊朗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伊斯兰教意义上的伊斯兰革命……《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上帝赋予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担当领导角色。”霍梅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和萨达姆所推崇的泛阿拉伯主义之间的冲突把两伊关系推到更危险的境地。

总之,两伊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但其思想根源一直是其其他原因激化的突破口和导火线。纵观两伊战争双方当事者来看,霍梅尼是一位极端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坚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实体,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而萨达姆则对泛阿拉伯主义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各阿拉伯国家只有以民族为纽带联合成一个国家,阿拉伯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双方思想上的对立自然会造成实践上的冲突。<sup>[21]</sup>

#### 参考文献:

- [1]张国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J].阿拉伯世界,1990(3).
- [2]彭树智.从伊斯兰改革主义到阿拉伯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1991(3).
- [3]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369.
- [4]王昉(译).巴比伦战车伊拉克[M].时事出版社,1997:75-76.
- [5]李绍先.一脉相承阿拉伯人[M].时事出版社,1998:50.
- [6]王昉(译).巴比伦战车伊拉克[M].时事出版社,1997:75-76.
- [7]韩继伟.两伊战争时期伊朗对外政策研究(硕士论文),2006年,云南师范大学(未刊本).
- [8]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9](美)R·K·拉马扎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波斯湾[J].当代历史,1985(1).
- [10]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London: KPI:1985, P57-58.
- [11]Prof.S.M.A.Sayeed. Iran before and after Khomeini. Royal book company, 1999, p22-47.

[12] (美)R·K·拉马扎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波斯湾[J].当代历史,1985(1).

[13]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J].历史研究.2001(6):146-147.

[14]刘元元,冀开运.论伊朗外交政策的二元性结构[J].南都学坛,2008(3).

[15]Tareq Ismael, Iraq and Iran:Roots of Conflict (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2) PP22-24.

[16]T.Shireen Hunter,Iran and the World: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ary Decade(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p5-7.

[17]Walid M. Abdel Nasser, "Three Regional Sphere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on Acpss website: [www.la.utexas.edu/research/mena/acpss/English/](http://www.la.utexas.edu/research/mena/acpss/English/) (1999).

[18]T.Shireen Hunter,Iran and the World:Continuity in a Revolutionary Decade(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p5-7.

[19]Imam Khomeini, "The Religious Scholars led the Revolt",Interviewed with,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r.Hamid Algar. Islam and Revolution-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Berkley:Mizan Press,1981),pp329-343.

[20]Adeed Dawisha,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Middle East Journal,Autumn 1999,P557.

[21]范鸿达.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分析[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5):16.

责任编辑:杨昌勇

(上接第 22 页)力。加大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力度,实现优势矿产资源可采储量明显增加,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和布局进一步优化。国土综合整治取得实质进展,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明显提高。

#### 四、主要任务和发展战略重点

##### 1.主要任务

切实巩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基础 引导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主体集中力量加强资源勘查,支持、推广与找矿有关的适用技术,实现重要矿种、重点成矿区带和危机矿山的找矿重大突破。

积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研究和制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监督管理。

完善矿业权市场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矿业权市场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矿业权市场健康稳定运行。

提高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和防治能力 加快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建立健全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

##### 2.发展战略重点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权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和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矿业权评估等市场中介机构,规范和发展行业协会,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完善储量评审、矿业权评估管理制度,加强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建设。

#####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贵州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研究[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9.

[2]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金矿资源可供性论证报告(2005-2015)[R],贵阳: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06.

[3]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锑矿资源可供性论证报告(2005-2015)[R],贵阳: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06.

[4]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十二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报告[R],贵阳: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09.

责任编辑:杨昌勇